

重
編
亂
世
論



南京中医大學圖書館所有

霍亂論卷上

武林王士雄孟英述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濕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皆中焦濕邪為病。第土無定氣。分寄於四季。又惟夏季為獨旺。蓋大暑至秋分六十日。是太陰司令。恰與君相二火合化。喻氏以三氣同推。允為卓見。故太陰所至。亦不必拘定司天在泉而論也。如霍亂一病。每發於夏秋之間者。正以濕土司氣而從熱化耳。若其人中陽素餒。本己土不勝濕。而復襲涼飲冷。則濕從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
真陰素虧則濕從熱化故六淫之邪多隨人之體質為變易非盡屬天運之自然也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他氣之所逆。知常知變。庶可以治霍亂焉。

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濕。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濕太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為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必以治中焦之濕為要領也。

傷寒論云。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此設為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嘔。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為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為霍亂。霍亂者。揮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

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云。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霍亂該吐下而言。頭痛發熱身疼痛。則霍亂之表證也。而有寒熱之分者。以中焦火位乃陰陽之交。而無一定之性。從陰化則為寒。每因寒涼而病始發。冬月多有之。從陽化則為熱。因暑熱而病始發。夏秋多有之。然因寒者口必不渴。稍渴者病必屬於熱。仲景又云。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故寒熱二證。即在此辨。五苓散去水以泄熱。理中丸去土以祛寒。推此例。分列熱證寒證於左。冀醫者判別陰陽。庶不倒行逆施。而臻絕人長命之戒。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土鬱之法為嘔吐霍亂。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濕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於腸胃。而為上吐下瀉。治法如平胃散。能宣土鬱而分陰陽。連朴飲。能祛暑穢而行食滯。若驟傷飽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濇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黃芩加半夏湯致和湯之類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無不本之風冷。遂致薛立齋張介賓輩專主於寒。印定後人眼目。凡患

熱霍亂者。皆為此數公殺之矣。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為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矣。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則濕熱自內而生矣。宜施豉湯。黃芩加半夏湯。連朴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暑。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梁之體必虛。不察其常。侈談其變。信手溫熱動輒殘生良由讀書不明理。反為書所蔽。欺己欺人。彼自不覺耳。

傷寒論云。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霍亂之病。雖由內蘊濕熱而然。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之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意也。然表證又當分別。如吸受風暑之邪。而兼煩躁面垢齒燥者。宜平胃去尤。加施豉竹葉薄荷木瓜扁豆之類。惟感冒風涼之邪者。宜五苓散。若兼冷食停滯。而寒熱似瘧者。宜十味香薷飲加減。或六和湯之類。若挾疫飲而兼眩暉者。藿香正氣散加減。蓋內蘊之邪。每因外觸之氣而發也。亦有暑暘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為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為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劉守真曰。三焦為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利霍亂火性躁動故也。此守真釋內經吐下霍亂屬熱之文也。按嘉言云。內經病機十九條。敘熱病獨多。賴河間

逐病分詳明晰。所以後世宗之。故原病式不可不讀也。夫以著陰病論之。喻氏猶且折服如是。其斷非一偏之見可知矣。故徐洄溪有寒霍亂百不得一之說。然不可謂竟無也。間亦有焉。要在臨證深加詳審耳。乃薛立齋之流未窺至理。敢以寒多立論。豈非甘獲罪於先賢。妄貽殃於後世耶。

張鳳達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濶如水注。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溼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濶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濕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火。濕亦潛消。若火甚之體內本無濕。而但吸收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蓋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朴等僅宜暫用。陽虛者濕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為合法。縱或體氣極弱。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秉之虛。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劑。真殺人不轉眼矣。且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慎勿認作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粘膩。或白厚。依然照湯澄冷服一劑。即現熱象。此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有手足厥冷。少氣唇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脈俱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便溺黃赤者。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水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

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即止。後以駕輕湯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為病。傷之驟者。則發之暴。傷之漸者。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云。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尤在涇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為轉筋。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難為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風濕。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

雄按薛一瓢以轉筋與症證同推義亦本此

原病式云。轉反戾也。熱氣燥爍於筋。則掣瘛而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或以為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為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為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燥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為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張路玉曰。嘔吐泄瀉

者。濕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濕土為風木所剋。則為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即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酌用。

雄

按張君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所以仍取兩解之義。是桂枝原為兼有風寒者而設。倘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內熱甚者。豈可拘泥成法。不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為口

實哉。凡霍亂轉筋。脈必兼弦。正以木旺而侮其所勝也。濕盛者。平胃散加木瓜可矣。火盛者。木瓜湯送左金丸為宜。雄又因雞矢白散之意。而立蠶矢湯一方。屢收奇績。方案附後。郭右陶曰。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穀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穀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絞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弔。或如錐刺刀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邪已入榮。宜以針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於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張路玉曰。脾胃喜香燥。惡臭濕。若素多濕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間復蘇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遍體壯熱。面紫脈堅。俱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為末。停湯頓服最妙。舉世有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細小緊濈。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竅。亦不可輕用。若見面色青唇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又有感惡毒異氣之番痧證。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即斃。有微發寒熱。腹痛麻瞀。嘔惡神昏者。或濺。

濶汗出。或隱隱發斑。此毒邪發於表也。有發即瀉利腰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大抵與霍亂相似。初覺即以救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溫湯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即安。蓋救麥能鍊腸胃。溼穢降氣寬胸。而治濶溼。為病毒之專藥。其毒甚而黑者。急砭委中穴。去黑血以泄毒邪。蓋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束手待斃。倘無救麥。或服之不應。即宜理氣為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荆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為要。梔子豉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安中。表熱勢甚。清熱為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斑點深赤。急用茺蔚湯下其血分之毒。如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如局方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熱劇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煩渴引飲。遺尿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葱豉。使毒從表化。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

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間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湖客到楓覓混澡浴。忽然眩暎嘔逆。到舟即斃。且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焮紫如雲而死者。亦有誤認麻疹。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蓋初起即昏憒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故辨治最難也。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濕氣。皆可以為患。或四時寒濕凝滯於脈絡。或夏月濕熱鬱遏於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憒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蘸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南人以油碗或油線括其胸背手足內腑。謂之刮痧。以碗鋒及扁針

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鏘痧。更服玉樞丹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違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即已。實即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雄按方書從無
痧證之名。惟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殆不知起於何時也。至醫說始載葉氏用蠶退紙治痧之法。而江民瑩誤為解体證。雖為杭董浦所譏。然亦可見從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右陶因龔雲林青筋之說。而著痧脈玉衡一書。推原極變其說甚辨。而痧之證治乃備。路玉復分臭毒番痧為二者。蓋謂惡氣更毒於穢氣也。晉三又辨痧即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至情志多鬱之人。稍犯涼熱。即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血失其宣暢也。郭氏雖有截痧方。而用藥殊乖。江氏以香附芩梔撫芎為劑。最為合法。若乾霍亂之治。雖以探吐刮背為妙。然有不因痰濕飲食之滯。但為暑暍之氣擾亂於中者。又當以新汲水地漿等治之。其尋常痧證。及種種不同之痧。與霍亂相殊者。玉衡書具在。茲不多贅。

寒證

素問氣交變大論云。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歲土不及。則脾胃素虛之人。因天運而更見其虛。中陽既虛。寒濕自感。以致朝食暮瀉。而為飧泄。甚加嘔吐。而為霍亂。觀其與飧泄並稱。則知利者必是清穀。而非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小便之利口之不

渴。又從而可必矣。如此纔是寒濕霍亂可以理中湯之類治之。故讀書須以意逆其理。自然觸處洞然無往而不貫矣。且寒霍亂多見於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靜處。陽氣不伸。加以坐卧風涼。起居任意。冰瓜水果恣食為常。雖在盛夏之時。原不可謂之暑病。王安道論之詳矣。輕則藿香正氣散。或平胃加木香生薑半夏藿香之類。濕盛而四肢重者。骨節煩疼者。胃苓湯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類。七情鬱結。寒食停滯者。匕香飲。頭疼惡寒無汗者。以香薷飲先解其表。隨以大順散等調其裏。如果脈弱陽虛。腹痛喜得溫。按瀉出不臭者。來復丹。若吐瀉不止。元氣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飲。或惡寒戰慄。手足逆冷。或煩熱發躁。揭去衣被。但察其瀉出不臭者。乃內虛陰盛格陽。宜理中湯。甚則四逆湯。加食鹽少許。更有暴瀉如水。冷汗四逆。脈弱不能言者。急進漿水散救之。並宜冷服。然此輩實由避暑而反為寒傷致病。若誤投清暑之劑。而更助其陰。則頃刻亡陽莫挽矣。前人有治此病而愈者。尚未確識其為寒也。遂謂夏月暑病。通宜溫熱。噫自己錯認面目。而欲傳信後人。何異癡人說夢耶。

傷寒論云。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此陽虛之體寒邪。得以直入而為霍亂也。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為格陽之假象。惡寒為虛冷之真諦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於筋。不溫於四末也。首重汗出者。為陽有外亡之象。故經用四逆湯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將去之陽。若止見厥逆惡寒。四

肢拘急。脈來沉細弦緊。面如塵土。瀉出不臭。雖屬陰寒。而無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飲。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強不能屈伸之謂。與熱證之轉筋迥別。臨診極宜分辨。苟或顛倒誤施。禍成反掌。

又云。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虛冷之著於外也。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虛冷之著於內也。虛冷甚於內。則反逼其陽於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熱之象。或煩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暖。或脈大虛弦而不任按。是皆元氣耗散。虛陽失守。甚加喘嚥。最為危險。惟四逆湯可以驅內勝之陰。而復外散之陽。但小便復利。下利清穀八字。最宜著眼。靈胎所謂一證不具。即當細審也。倘熱霍亂。因暑邪深入。而滯其經隧。顯脈細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之真諦。臨證慎毋忽焉。

又云。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尤在涇曰。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絕。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於法為較危矣。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絕之陽。而又慮溫熱之過。反為陰氣所拒而不入。故加猪膽汁之苦寒。以為嚮導之用。即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又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吐利止。裏已和也。身

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也。但此為寒霍亂之兼有風寒表邪者而言。熱霍亂後之表不解者。不得妄引此訛。推擬駕輕湯最為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仲聖之範圍也。詳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蓋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況彼熱霍亂之後。津液尤虛。其可妄施汗法乎。此推之所以但以輕清為制也。

又云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盛邪極而陽氣不勝也。然先厥冷而後煩躁。猶有陽欲復而來爭之兆。故以吳茱萸溫裏散寒。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為治也。若先煩躁而四逆者。陽不勝而將絕也。故死。此二條本少陰中寒。非霍亂也。然既明霍亂之治。不得不列其類證。蓋恐後人遇此等病。亦以霍亂法用之。即仲聖列霍亂於傷寒論之意耳。

霍亂論卷下

引案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潼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憤。脈皆浮數。暑邪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
精神昏憤脈按無力不但食滯已出而正氣亦虛即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調服之。尤吐瀉遂止。翌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之而愈。脈證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去。故用補正清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即以此案為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陰。

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
不清亦可行足以言醫歟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衝激。極使然。頭熱如火。都氣逆奔。不降。是腎陽上載。足冷如冰。肺氣不降。非陽虛也。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主東筋骨。牙關緊急。非中風也。此病之所以能愈也。自薛氏概以老少膏梁為虛寒之體。而養葵景岳。承流揚波。釀成議藥。不議病之世界。豈果殺運使然乎。周禹載以立齋為作俑而趙氏之徒。徑蒙詛謗而施用多人以殉葬矣。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未嘗服可不死。所以猶至若非明眼。汪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八至。必斷為虛。此人七日不進水漿。脈亦八至。良然。良然。古人豈斯我哉。治此案可法。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黃柏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後平復。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簷。溜水數升而愈。千金方云。輕者水瀉。良然。良然。古人豈斯我哉。此偶合古方。予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今之遇熱病而猶禁其飲冷水者。抑何陋耶。

也

不吐

不瀉

故口乾

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盤許

上竅得開

遂瀉

即可治矣

與治愈

江

霍亂

治從叔於七月間得霍亂證

吐瀉轉筋

足冷多汗囊縮

一醫以傷寒治之

增劇江

診之左右寸關皆伏不應

上下否塞

尺部極微

口渴欲飲冷水

足冷囊縮似屬陰口

何不用桂

薑甘露飲

覺稍定向午猶渴

以五苓

加麥冬五味消石投之

加藥始合法

囊縮乃暑熱入於厥陰

更以黃連香薷散冷進一

服次早服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

正氣已虛呃感手足厥冷飲食入口即吐

伏熱大便稍

不禁為爻丹田八九壯

囊縮稍舒手足稍溫

繼以理中湯二三服

伏熱得火灸已有流行

之勢故囊縮舒而手足

清邪之劑則善矣

渴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

乾薑助熱使然可見

乃以竹葉石

膏湯

燒頭頭

之客投之而愈

此案江氏初治原不

大錯中間餘熱內伏而噦吐雖

形脫正虛

但宜清補不應用外灸內溫之法幸而不

用附子故一見昏沉

尚可掉頭以蓋愆然亦危矣特

采之以為臨證者有所鑒焉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氣散

此治

藜涼飲冷兼寒

濕而成霍亂之藥

加煩躁面赤揭衣卧地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誤施尚謂世之動輒即投附桂者每

見下咽即昏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

大熱之劑尚不克救再遇此症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

者之冤竟無從訴此雄之所述霍亂轉筋之法治為世告也江

診之脈虛無力身熱

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

苓甘露飲而愈暑熱為病脈多虛微

弦細芤遲濶弱乃其本象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

尺絕無皆熱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亦有脈因火煽而反洪大滑數異

常者此霍亂所

以一定

之診臨證極宜善察也

常者此霍亂所

以一定

張石禎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必有欲吐不吐。不瀉不瀉之候。麻薺。醫通謂之番沙證。或令飲火酒半杯。而腹痛轉劇。旋增願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投與蘆根汁。善解必七竅流血而死。與蘆根汁。熱毒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血分啜童子小便。妙品稍安。清榮宣解。惡氣又濃煎葱豉湯。

之聖藥

仍入童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浮。與異功散。加朱瓜薑蜜。

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為霍亂善後之治。最為可法。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雖是中焦土病。然土病木必侮。故治寒霍亂。亦必首察其厥陰之動靜。倘其人肝陰素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慎用。即當用者亦須妥為駕馭。毋使過劑。若率投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纏綿難愈。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即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臟。而爵以將軍也。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惟崇剛燥者。躁則變經。厥緩則成閼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反之以為醫家病家而鑒焉。

附案

孟英治一鄭翁。年六十餘。於七月間患霍亂。四肢厥逆。周身寒凜。煩悶躁擾。口不甚渴。舉家以為因寒致病。予察其脈細而伏。苔白而厚。乃暑濕內盛。以燃照湯一服。厥逆寒凜。

皆退吐瀉漸止。隨以清理脾胃而愈。

一貴婦年少體瘦。初秋患霍亂轉筋。舌絳目赤。大渴飲冷。脈左弦強而右滑大。此肝胃之陽素盛而熱復傷榮也。以白虎湯加生地丹皮木瓜一劑即減。再劑而安。丹溪謂轉筋屬血熱者。此證近是。

丁酉八九月間。吾杭盛行霍亂轉筋之證。有沈氏婦者。夜深患此。繼即音啞肢寒。比曉其夫皇求予救治。往診其脈。弦細以濶。兩尺如無。口極渴。而沾飲即吐不凹足。腓堅硬如石。轉時痛楚欲絕。予乃仿金匱雞矢白散之意。為處蠶矢湯一方。令以陰陽水煎而涼服。此藥入口。竟得不吐。外以好燒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轉筋堅硬之處。擦將一時許。其硬塊始漸軟散。而筋乃不轉。吐瀉亦漸減。晡時復與前藥半劑。夜間居然安寐。次日但覺疲極而已。與致和湯數服。康復如常。後治相類者多人。悉以是法獲效。惟誤服附子者。最難救療。

一陸叟年七十餘。丁酉仲秋患霍亂。自服丹方。二三日嘔吐雖已。而利猶不止。且頻頻作噦聲。不甚揚。面赤目閉。小便不通。一醫視之。以為高年戴陽證。屬不治。且延已數日。縱投大劑回陽。亦有所不及矣。乃邀予診之。脈雖兩手虛濡。並無脫象。況舌赤而乾。利下臭惡。猶是暑熱內伏。由氣分而擾及於榮。慮其絡閉神昏。則難為力矣。胡可妄議回陽。以速其斃耶。遂以紫雪丹三分。用枇杷葉、鮮竹茹、省頭草、通草、丹參、連翹、桔梗、黃芩、煎

調涼服。次早復診。目開噦止。而小便稍通。仍以前方加石斛。故仁服二劑。利亦減。能進清米飲矣。隨用致和湯十餘帖。竟得全愈。

一丁姓者。患霍亂。苔色白薄。且不甚渴。但覺口中粘膩而已。彼自知醫。欲作寒濕治之。予固爭曰。中焦原有寒濕。所以不渴。然而粘膩。豈非暑人而釀其濕為熱乎。以五苓加川連半夏。枇杷葉與之。二帖霍然。

一錢姓者。患霍亂。自汗肢冷。脈無平日。貪涼飲冷。人皆謂其寒症。而欲投以大熱之藥。及予視之。苔色雖白。然厚而邊緣。且渴甚。頭大痛。不可因其寒涼致病。而竟不察其內有暑熱之伏也。於是以五苓散加川連。厚朴。木瓜。扁豆。為劑。服後。脈稍出。汗漸收。吐利亦緩。轉方去肉桂。加桂枝。滑石。甘草。頭痛吐利皆止。苔色漸黃。隨用清暑和中數帖而愈。

一少年體肥畏熱。性情驕縱。因酷熱。午間以席鋪熟地而裸卧其上。醒即飽啖西瓜數斤。至晚覺頭重惡寒。夜分吐瀉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微。時時發躁。黎明邀予診之。脈沉弱。遂用漿水散加吳萸。厚朴。投之一劑而安。次與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數帖而愈。

己丑五月間。天氣驟熱。家慈陡患霍亂。自汗肢冷。脈微苔白。腹大痛。欲重按。雄進大劑理中湯。加桂枝。白芍。一服而病如失。此所謂舍時從症也。

壬辰夏。姊丈李華甫家多人患疫。予一以清解法治之。獨其孀居在室之老婢。患嘔吐下利。而舌黑如煤。人皆以為同時之疫。予診之。體豐脈弱。畏寒不渴。顯係寒濕為病。遂與